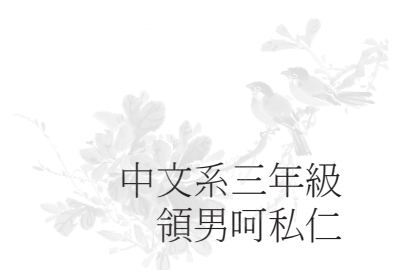


《問、答》



中文系三年級
領男呵私仁

「你說，為何人們總喜歡談及以往？」

「我.....不知道。」

她和他分別前最後一段話，平淡而無味，就這樣為一段盛載青春的歲月標上句號。

日城的初秋，不似教科書上陳述的黃葉處處，乾爽清涼。盛夏的餘溫炙燒著每一寸肌膚，悶熱的空氣凝固了急速的步伐。他坐在辦工室靠窗的位置，失神的工作著。不似早前毒辣的陽光提醒著他夏末秋臨，他想起了那段無慮的歲月。

桌面傳來電話短訊的震動聲，將他趕回平淡的現實。他把苦悶沉重的工作群組設定成靜音，只有記錄著他回憶的中學班會群組和她仍會發出輕鈴。

每年的六七月，都是分離的日子。離開中學的學生把同學的校服寫滿段段回憶，屬於他的回憶經已朦朧難視，僅餘下一道承諾。往昔同窗相約每年夏末秋初之時一聚。起初幾年大家分享著大學的生活、或是初入社會的冷暖和無奈。他喜歡聆聽同學們的際遇、新的開始。未來對於他說，是夢幻的，縱使同學的分享甘苦陳雜。再往後幾年，大家安定了，沒有更多新奇的未來可以分享，便拾起以往的種種，誰的搞笑事、誰的愛情史，當中，有著他和她的故事，這是他無意中得知同學們對自己和她的關注。

電話上顯示著今年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時間地點的躍動。他就這樣工作著，待文字靜止，才緩緩在群組中回覆一句：「到時見」。

他一向不愛出鋒頭，總是在人群中當一個安靜的聆聽者，從以前到現在都未曾改變。宴會的門外瀰漫著冷清，難以想像一門之隔的喧鬧。他發呆望著平日不會步入的會場正門，幻想著舊友正在聊的話題。

紅色炸彈、小孩的滿月酒、情人的不是、世故的炎涼的談論聲充斥著整個宴會。不似舊日，今天他對這一切都不大上心。步入宴會後，他滿腦子都是工作的事情，以及被他設定成靜音的群組的對話內容。

他如同以往一般，坐在鄰近中心的邊緣。他像仲夏夜的一縷輕風，帶走悶熱和黏稠的空氣，舊同學們很喜歡這位一貫的聆聽者，那些舊同學們渴望著分享。如今他突然希望有人能和他聊聊天，和想著明天上班該把完成甚麼。那些沉重的世情只如一縷輕煙，在他的身週飄盪著。零散的飄盪著，似要把他悶死。沒有任何一個話題能勾起他的興趣，他從沒如此渴望一段短暫安靜，或是合意的交談。

她來了。

他和她，曾經是一對普通的情侶。經歷過甜蜜、平淡，然後不知怎樣就分手了。往昔的熱戀，落得一個沒理來的結束。結束所盛載的，僅是句號一般的輕盈。

「好久不見。」

「是啊，上一次也是班會聚會。你……」

「換個位置聊聊？」她不待他應允，自顧自走去一個瑟靜的小角落。

他看著她的背影，輕輕一笑，想起以往的她也是如此。她總是不待他的答允，自顧自的走著、停著。皮鞋和高跟鞋的嗒嗒聲貫穿了整個宴會，舊同學們的視線不自覺的、偷偷摸摸的聚焦在喧鬧中的一縷安寧。

他維持著與她相同的步調，隨著她走到無人的角落。

「你沒變呢，和以前一個模樣。」

「是嗎？」她昂起了嘴角，那抹不自然的唇色緊握著他的雙目，她調笑的目光直壓著他的心扉。

「我想，我錯了。誰不會改變？」他無奈的笑了兩聲。

「你沒留心聽他們的話。」

「看出來了？」

她沒回應，淺呷一口隨手拿起的調酒，在杯緣留下一抹紅霞。他的視線離不開那抹嫣紅。那年輕的歲月，總是懵懂，他不喜歡女生化妝，理由只是來自小男生的佔有慾。男生總不希望自己的女生太美，美得讓整條街上的男人都止不著的凝視，永不知女生總是希望展現自己的美給男生。她和他的約會，總是始於紙巾上抹去的粉紅和男生手臂上帶著殷紅的牙印。

杯緣殘下的，是在職場上大方得體的紅霞。

記憶中的粉紅以及點點殷紅，才是留在他心中的她。

她察覺了他的異樣，緩緩拿出紙巾拭去唇上的顏彩，輕吐一句：「那時，你不喜歡我塗，總擔心.....」

「很美。很適合你。」他在想，以往怎麼發現不了。發現不了一切出於他的幼稚，發現不了一切來自她的心思。

他和她聊起了很多舊事，談及了工作的種種、前度愛人、他和她剛分手時的尷尬事以及塵封了的甜蜜。他未曾想過能如此豁達的在她面前談及前度或是舊事，她也未曾料到他能如此從容地聆聽她與前幾任愛人的舊事。從前他只是個連情話也說不好的男孩。在她心中，和他的約會和照顧一個愛把玩具捧在手心的小孩無異，總

是向著街上的所有人宣示著他的主權。

她把杯中不自然的液體盡數飲下，在臉上留下了一下紅霞。他的眼睛離不開那抹嫣紅。她放下空酒杯，杯子的重量、以及因燈光而映在杯壁上的他略為疲倦的容顏交互成一個對往昔記錄的分枝。

「你記得分手前的一段話嗎？」她低頭歛下雙目。

「嗯。」

「那，為甚麼呢？」她抬起頭，直直的望著他。

流動的分秒凝滯了空氣，他從乾涸的喉嚨發出一聲「我……」

「送我回家，好嗎？」她靜待他的答覆。

他和她就這樣走了一小時的路，低垂的夜幕為他們間的寧靜蒙上一縷面紗。她走在他的身前，他看不清的她的臉。他想起舊日下課約會時送她歸家的情景，她放下束起一整天的馬尾、純白校服和腰間的紅環、嗒嗒作響的皮鞋以及雙唇的一抹粉紅。他不再按她的步調，邁步走在她的身側，只見一頭直髮如同夜幕一般、一套職業女性的西裝、喀喀的高跟鞋以及雙唇殘餘被紙巾拭去的紅霞。她低歛著兩目，盯著腳前的路。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們之間不因靜默而尷尬。從前是，如今也是。沉默是沉重的，亦是最輕盈的。

「到了。」她聽出他聲音的異樣。

「你，捨不得？」她的聲線略帶調笑意味，他弄不清她的想法。

或者從沒清楚過。

「我們都變了，不是嗎？」她仍低斂著雙目，平淡地陳述著。他聽進耳內，只留得一陣默然。「你的答案從前我就清楚，從前我就清楚得很。」

「是嗎。」他低聲輕喃，「我們都變了。」

盛夏的餘溫尚在，清秋的肅殺已經慢慢到來。悶熱的晚上吹起了一陣陣略夾清涼的微風，卻吹不走空氣中的悶熱，沒帶來秋天的涼爽。凝固且沉重的空氣壓在他的心頭，或是鎖在她的眼眸。夏末秋初的夜，陳雜著逝去的激情和已起的平靜。人們在秋天談及夏天的悶熱，只因盛夏的光景已成過去。需要談及過去，不就是因為現在經已不復從前嗎？

分別前，她不再盯著腳前的路，抬頭輕輕的看著他，從手袋中拿出唇膏，在唇上塗了一抹在他記憶中下沉的粉紅。